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

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，大家見禮坐下。遲衡山道：「晚生們今日特來，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人，公中說，祭的是大聖人，必要個賢者主祭，方為不愧；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。」虞博士道：「先生這個議論，我怎麼敢當？只是禮樂大事，自然也願觀光。請問定在幾時？」遲衡山道：「四月初一日。先一日就請老先生到來祠中齋戒一宿，以便行禮。」虞博士應諾了，拿茶與眾位啜。啜過，眾人辭了出來，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。遲衡山道：「我們司事的人，只怕還不足。」杜少卿道：「恰好敝縣來了一個敝友。」便請出臧荼與眾位相見。一齊作了揖。遲衡山道：「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。」臧荼道：「願觀盛典。」說罷，作別去了。到三月二十九日，遲衡山約齊杜儀、馬靜、季萑、金東崖、盧華士、辛東之、蘧來旬、余夔、盧德、虞感祁、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鐵筆、蕭鼎、儲信、伊昭、季恬逸、金寓劉、宗姬、武書、臧荼，一齊出了南門，隨即莊尚志也到了。眾人看那泰伯祠時，幾十層高坡上去，一座大門，左邊是省牲之所。大門過去，一個大天井。又幾十層高坡上去，三座門。進去一座丹墀。左右兩廊，奉著從祀歷代先賢神位。中間是五間大殿。殿上泰伯神位，面前供桌、香爐、燭臺。殿後又一個丹墀，五間大樓。左右兩傍，一邊三間書房。眾人進了大門，見高懸著金字一匾：「泰伯之祠」。從二門進東角門走，循著東廊一路走過大殿，抬頭看樓上懸著金字一匾：「習禮樓」三個大字。眾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。遲衡山同馬靜、武書、蘧來旬，開了樓門，同上樓去，將樂器搬下樓來；堂上的擺在堂上，堂下的擺在堂下。堂上安了祝版，香案傍樹了麾，堂下樹了庭燎，二門旁擺了盥盆、盥帨。

金次福、鮑廷璽，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祝的、司敵的、司笙的、司鑼的、司蕭的、司編鐘的、司編磬的，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，進來見了眾人。遲衡山把籥、翟交與這些孩子。下午時分，虞博士到了。莊紹光、遲衡山、馬純上、杜少卿，迎了進來。啜過了茶，換了公服，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。眾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。

次日五鼓，把祠門大開了，眾人起來，堂上、堂下、門裏、門外、兩廊，都點了燈燭；庭燎也點起來。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，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；請到三獻的，眾人推讓，說道：「不是遲先生，就是杜先生。」遲衡山道：「我兩人要做引贊。馬先生係浙江人，請馬純上先生三獻。」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。眾人扶住了馬二先生，同二位老先生一處。遲衡山、杜少卿，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，到省牲所拱立。遲衡山、杜少卿回來，請金東崖先生大贊；請武書先生司麾；請臧荼先生司祝；請季萑先生、辛東之先生、余夔先生司尊；請蘧來旬先生、盧德先生、虞感祁先生司玉；請諸葛佑先生、景本蕙先生、郭鐵筆先生司帛；請蕭鼎先生、儲信先生、伊昭先生司稷；請季恬逸先生、金寓劉先生、宗姬先生司饌。請完，命盧華士跟著大贊金東崖先生。將諸位一齊請出二門外。

當下祭鼓發了三通，金次福、鮑廷璽兩人領著一班司球的、司琴的、司瑟的、司管的、司鼗鼓的、司祝的、司敵的、司笙的、司鑼的、司蕭的、司編鐘的、司編磬的，和六六三十六個佾舞的孩子，都立在堂上堂下。

金東崖先進來到堂上，盧華士跟著。金東崖站定，贊道：「執事者，各司其事！」這些司樂的都將樂器拿在手裏。金東崖贊：「排班。」司麾的武書，引著司尊的季萑、辛東之、余夔，司玉的蘧來旬、盧德、虞感祁，司帛的諸葛佑，景本蕙、郭鐵筆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東邊；引司祝的臧荼上殿，立在祝版跟前；引司稷的蕭鼎、儲信、伊昭，司饌的季恬逸、金寓劉、宗姬，入了位，立在丹墀西邊。武書捧了麾，也立在西邊眾人下。金東崖贊：「奏樂。」堂上堂下，樂聲俱起。金東崖贊：「迎神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各捧香燭，向門外躬身迎接。金東崖贊：「樂止。」堂上堂下，一齊止了。

金東崖贊：「分獻者，就位。」遲均、杜儀出去引莊徵君、馬純上，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左邊。金東崖贊：「主祭者，就位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出去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拜位中間。遲均、杜儀，一左一右，立在丹墀裏香案傍。遲均贊：「盥洗。」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。遲均贊：「主祭者，詣香案前。」香案上一個沈香筒，裏邊插著許多紅旗。杜儀抽一枝紅旗在手，上有「奏樂」二字。虞博士走上香案前。遲均贊道：「跪。升香。灌地。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復位。」杜儀又抽出一枝旗來：「樂止。」金東崖贊：「奏樂神之樂。」金次福領著堂上的樂工，奏起樂來。奏了一會，樂止。

金東崖贊：「行初獻禮。」盧華士在殿裏抱出一個牌子來，上寫「初獻」二字。遲均、杜儀，引著主祭的虞博士，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。三人從丹墀東邊走，引司尊的季萑，司玉的蘧來旬，司帛的諸葛佑，一路同走；引著主祭的從上面走。走過西邊，引司稷的蕭鼎，司饌的季恬逸，引著主祭的從西邊下來。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。進到大殿，遲均、杜儀，立于香案左右。季萑捧著尊，蘧來旬捧著玉，諸葛佑捧著帛，立在左邊；蕭鼎捧著稷，季恬逸捧著饌，立在右邊。遲均贊：「就位。跪。」虞博士跪於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獻酒。」季萑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玉。」蘧來旬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帛。」諸葛佑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稷。」蕭鼎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饌。」季恬逸跪著遞與虞博士獻上去。獻畢，執事者退了下來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」

金東崖贊：「一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」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。那三十六個孩子，手持籥、翟，齊上來舞。樂舞已畢。金東崖贊：「階下與祭者，皆跪。讀祝文。」臧荼跪在祝版前，將祝文讀了。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贊：「平身。復位。」武書、遲均、杜儀、季萑、蘧來旬、諸葛佑、蕭鼎、季恬逸，引著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。虞博士復歸主位，執事的都復了原位。

金東崖贊：「行亞獻禮。」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，上寫「亞獻」二字。遲均、杜儀，引著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盥洗。」同杜儀引著莊徵君盥洗了回來。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。三人從丹墀東邊走，引司尊的辛東之，司玉的盧德，司帛的景本蕙，一路同走；引著亞獻的從上面走。走過西邊，引司稷的儲信、司饌的金寓劉，引著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，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。進到大殿，遲均、杜儀，立於香案左右。辛東之捧著尊，盧德捧著玉，景本蕙捧著帛，立在左邊；儲信捧著稷，金寓劉捧著饌，立在右邊。遲均贊：「就位。跪。」莊徵君跪於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獻酒。」辛東之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玉。」盧德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帛。」景本蕙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稷。」儲信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饌。」金寓劉跪著遞與莊徵君獻上去。各獻畢，執事者退了下來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」

金東崖贊：「二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」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。那三十六個孩子，手持籥、翟，齊上來舞。樂舞已畢。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贊：「平身。復位。」武書、遲均、杜儀、辛東之、盧德、景本蕙、儲信、金寓劉，引著亞獻的莊徵君，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。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，執事的都復了原位。

金東崖贊：「行終獻禮。」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，上寫「終獻」二字。遲均、杜儀，引著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盥洗。」同杜儀引著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。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。三人從丹墀東邊走，引司尊的余夔，司玉的虞感祁，司帛的郭鐵筆，一路同走；引著終獻的從上面走。走過西邊，引司稷的伊昭，司饌的宗姬，引著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，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。進到大殿，遲均、杜儀，立於香案左右。余夔捧著尊，虞感祁捧著玉，郭鐵筆捧著帛，立在左邊；伊昭捧著稷，宗姬捧著饌，立在右邊。遲均贊：「就位。跪。」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。遲均贊：「獻酒。」余夔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玉。」虞感祁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帛。」郭鐵筆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稷。」伊昭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遲均贊：「獻饌。」宗姬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。獻畢，執事者退了下來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」

金東崖贊：「三奏至德之章，舞至德之容。」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。那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簫、翟，齊上來舞。樂舞已畢。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贊：「平身。復位。」武書、遲均、杜儀、余夔、虞感祁、郭鐵筆、伊昭、宗姬，引著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。馬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，執事的都復了原位。

金東崖贊：「行侑食之禮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從東邊上來，香案前跪下。金東崖贊：「奏樂。」堂上堂下，樂聲一齊大作。樂止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平身。」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，復了主祭的位。遲均、杜儀，也復了引贊的位。金東崖贊：「撤饌。」杜儀抽出一枝紅旗來，上有「金奏」二字。當下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。遲均、杜儀，從主位上引了虞博士，奏著樂，從東邊走上殿去，香案前跪下。遲均贊：「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；拜，興。平身。」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，復了主祭的位。遲均、杜儀，也復了引贊的位。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旗來：「止樂。」金東崖贊：「飲福受胙。」遲均、杜儀，引主祭的虞博士，亞獻的莊徵君，終獻的馬二先生，都跪在香案前，飲了福酒，受了胙肉。金東崖贊：「退班。」三人退下去了。金東崖贊：「焚帛。」司帛的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鐵筆，一齊焚了帛。金東崖贊：「禮畢。」眾人撤去了祭器，樂器，換去了公服，齊往後面樓下來。金次福、鮑廷璽，帶著堂上堂下的樂工和侑舞的三十六個孩子，都到後面兩邊書房裏來。

這一回大祭，主祭的虞博士，亞獻的莊徵君，終獻的馬二先生，共三位。大贊的金東崖，司祝的臧茶；盧華士共三位。引贊的遲均、杜儀，共二位。司麾的武書一位。司尊的季萑、辛東之、余夔，共三位。司玉的蘧來旬、盧德、虞感祁，共三位。司帛的諸葛佑、景本蕙、郭鐵筆，共三位。司稷的蕭鼎、儲信、伊昭，共三位。司饌的季恬逸、金寓劉、宗姬，共三位。金次福、鮑廷璽，二人領著司球的一人，司琴的一人，司瑟的一人，司管的一人，司鼗鼓的一人，司祝的一人，司敵的一人，司笙的一人，司鏞的一人，司簫的一人，司編鐘的、司編磬的二人；和侑舞的孩子，共是三十六人。一通共七十六人。

當下廚役開剝了一條牛、四副羊，和祭品的饌饌菜蔬都整治起來，共備了十六席；樓底下擺了八席，二十四位同坐；兩邊書房擺了八席，款待眾人。喫了半日的酒，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。這裏眾位，也有坐轎的，也有走的；見兩邊百姓，扶老攜幼，挨擠著來看，歡聲雷動。馬二先生笑問：「你們這是為甚麼事？」眾人都道：「我們生長在南京，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，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體，聽見這樣的吹打！老年人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，所以都爭著出來看。」眾人都歡喜，一齊進城去了。

又過了幾日，季萑、蕭鼎、辛東之、金寓劉來辭了虞博士，回揚州去了。馬純上同蘧駝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，要回浙江。二人走進河房，見杜少卿、臧茶又和一個人坐在那裏。蘧駝夫一見，就嚇了一跳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人便是在我妻表叔家弄假人頭的張鐵臂！他如何也在此？」彼此作了揖。張鐵臂見蘧駝夫，也不好意思，臉上出神。喫了茶，說了一會辭別的話，馬純上、蘧駝夫辭了出來。杜少卿送出大門。蘧駝夫問道：「這姓張的，世兄因如何和他相與？」杜少卿道：「他叫做張俊民，他在敝縣天長住。」蘧駝夫笑著把他本來叫做張鐵臂，在浙江做的這些事，略說了幾句，說道：「這人是相與不得的，少卿須要留神。」杜少卿道：

「我知道了。」兩人別過自去。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：「俊老，你當初曾叫做張鐵臂麼？」張鐵臂紅了臉，道：「是小時有這個名字。」別的事含糊說不出來。杜少卿也不再問了。張鐵臂見人看破了相，也存身不住，過幾日，拉著臧蓼齋回天長去了。蕭金鉉三個人欠了店帳和酒飯錢，不得回去，來尋杜少卿耽帶。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，三人也各回家去了。宗先生要回湖廣去，拿行樂來求杜少卿題。杜少卿當面題罷，送別了去。恰好遇著武書走了來。杜少卿道：「正字兄，許久不見。這些時在那裏？」武書道：「前日監裏六堂合考，小弟又是一等第一。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也有趣的緊。」武書道：「倒不說有趣，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。」杜少卿道：「甚麼奇事？」武書道：「這一回朝廷奉旨要甄別在監讀書的人，所以六堂合考。那日上頭吩咐下來，解懷脫腳，認真搜檢，就和鄉試場一樣。考的是兩篇《四書》，一篇經文。有個習《春秋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。他帶了也罷，上去告出恭，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，送上堂去。天幸遇著虞老師值場。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巡視。虞老師揭卷子，看見這文章，忙拿了藏在靴桶裏。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。虞老師說：「不相干。等那人出恭回來，悄悄遞與他：『你拿去寫。但是你方纔上堂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。幸得是我看見，若是別人看見，怎了？』那人嚇了個臭死。發案考在二等，走來謝虞老師。虞老師推不認得，說：『並沒有這句話。你想是昨日錯認了，並不是我。』那日小弟恰好在那裏謝考，親眼看見。那人去了，我問虞老師：『這事老師怎的不肯認？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？』虞老師道：『讀書人全要養其廉恥。他沒奈何來謝我，我若再認這話，他就無容身之地了。』小弟卻認不的這位朋友，彼時間他姓名，虞老師也不肯說。先生，你說這一件奇事可是難得？」

杜少卿道：「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。」武書道：「還有一件事，更可笑的緊！他家世兄陪嫁來的一個丫頭，他就配了姓嚴的管家了。那奴才看見衙門清淡，沒有錢尋，前日就辭了要去。虞老師從前並不曾要他一個錢，白白把丫頭配了他，他而今要領丫頭出去，要是別人，就要問他要丫頭身價，不知要多少。虞老師聽了這話，說道：『你兩口子出去也好；只是出去，房錢、飯錢都沒有。』又給了他十兩銀子。打發出去，隨即把他薦在一個知縣衙門裏做長隨。你說好笑不好笑？」杜少卿道：「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麼良心！但老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，所以難得。」當下留武書喫飯。

武書辭了出去，纔走到利涉橋，遇見一個人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舊布直裰，腰繫絲條，腳下芒鞋，身上揹著行李，花白鬚鬚，憔悴枯槁。那人丟下行李，向武書作揖。武書驚道：「郭先生，自江寧鎮一別，又是三年，一向在那裏奔走？」那人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武書道：「請在茶館裏坐。」當下兩人到茶館裏坐下。那人道：「我一向因尋父親，走遍天下。從前有人說是在江南，所以我到江南。這番是三次了。而今聽見人說不在江南，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為僧去了。我如今就要到四川去。」武書道：「可憐！可憐！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，非同容易。我想西安府裏有一個知縣，姓尤，是我們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。如今託虞老師寫一封書子去，是先生順路，倘若盤纏缺少，也可以幫助些須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草野之人，我那裏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？」武書道：「不妨。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，先生同我到少卿家坐著，我去討這一封書。」那人道：「杜少卿？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？」武書道：「正是。」那人道：「這人我到要會他。」便會了茶錢，同出了茶館，一齊來到杜少卿家。